

靳继刚 著

茫痕

第一部

作家出版社

靳继刚 著

茫痕

第一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茫痕. 第一部/靳继刚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105 - 7

I. ①茫… II. ①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7555 号

茫 痕. 第一部

作 者: 靳继刚

责任编辑: 姜 琳 钱 英

装帧设计: 孙 俪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20.2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05 - 7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靳继刚，河南省焦作市人。美国律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博士。具有美国加州的律师执业资格和美国专利局的专利代理资格。现为美国铭群律师事务所 (http://www.mcolawoffices.com/zh/ji-gang_J.html) 诉讼律师。

第一章

肖文静静地坐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联邦地区法院的证人席上，心情紧张得让他几乎透不过气。脖子上的红色真丝领带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紧，像是一个铁环，逐渐地加剧着他窒息的感觉。虽然法庭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汗水却源源不断地从他的手心里渗了出来。他下意識地在腿上擦了擦，一股热气竟从掌心辐射出来，穿透他的西裤，直达皮肉。他已经坐在这里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辩护律师尚平的提问下，回答着一系列的问题。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已成了证词，永远被记录在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手按在了《圣经》上，庄严地宣了誓：“我在上帝的面前发誓，我将要说的话全部都是事实！”

身穿黑色法袍，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联邦法官约翰·伍德坐在法庭中央的法官席上，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被及时口译过来的肖文的证言。在法庭东侧的陪审团席位上，十二名陪审员被分成了两排，整齐地坐在台阶式的高靠背椅子上。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胖有瘦，脸上都毫无保留地展露着普通人的简单和平凡。此时此刻，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疑问和好奇，目光都紧紧地盯在了肖文的身上。

一年半以前，当东文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挂牌上市的时候，身兼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肖文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望。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他终于如愿以偿，带领着这个曾经濒临破产的公司，取得了今天的巨大成功。透过办公室的巨型落地窗户，他眺望着城市里灯火通明的夜色，不由得感慨万千。那些曾经吃过的苦，流过的泪，此时都被这胜利带来的喜悦给淹没了。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地规划未

来的时候，公司被一纸诉状告上了美国的法庭。在长达五十多页的起诉书里，日本科力公司状告东文电子侵犯其十项技术专利，涉及东文电子近百分之八十的产品。对于一个以出口为主的企业，这无疑是对公司的沉痛一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东文电子的股价一泻千里，跌幅已经过半。那种刚刚被他品尝到的兴奋和喜悦又迅速地被焦虑给取代了。

事实上，科力公司曾经在三年前用同样的专利起诉过台湾的几家大公司，并最终以巨额的赔偿为条件与这些公司达成了庭外和解。有了以往的胜利，他们一开口便向东文电子索要三千万美元，可谓气势汹汹。然而三千万美元对于刚刚成长起来的东文电子来说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在公司最需要资金去开拓和发展业务的关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但是如果把官司打到底，一旦败诉，赔偿可能会高达上亿美元，公司也会因此而陷入极度的困境。是战是和已经残酷地摆在了东文电子的面前。

在这个问题上，公司董事会明显地偏向于走庭外和解这条路。虽然让人感到冤枉，但风险毕竟比输掉上亿美金小了很多，而且公司也应该有能力在两年内挽回和解的损失。然而肖文却不愿委曲求全，不战而屈。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科力公司的所作所为有违天理和公平。他从一开始就了解到，这些所谓的专利本质上就是在电子行业里通用了近十几年的 ST-102A 标准。早在九十年代初，当电子行业在世界范围内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逐渐地意识到，只有建立了相应的行业标准，公司和企业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整个行业才能更加高效地向前发展。为此，几十家电子领域里的先锋企业在美国硅谷确立了许多相应的标准，其中就包括这个被称为 ST-102A 的标准。为了能够让这些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司和企业的认同，这些先锋企业都一致承诺，要么主动放弃它们和这些标准有关的专利权，要么尽早地将有关信息披露出来，使将要确立的标准可以绕过这些专利。作为当初参与制定 ST-102A 标准的公司之一，科力公司却隐瞒了它所拥有的这些技术专利。十几年后，当人们渐渐地淡忘了过去，一切都难以考证

的时候，科力公司却挥舞着这些专利，将矛头独独指向了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科力很清楚：欧美公司不但财力雄厚，而且都在专利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实力，所以轻易不能招惹；然而中国公司却不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它们似乎已经成了剽窃和拷贝的代名词，统统被贴上了“剽窃者”的标签；而且，中国公司在财力和专利领域都非常薄弱，连必要的抵挡之力都欠缺，是再好不过的诉讼目标。

肖文知道，把官司打到底的风险确实很大，但东文电子也并非没有胜诉的可能。公司的代理律师尚平曾经对他讲过：

在美国的法庭上，决定最终审判结果的人是那些坐在陪审团席位上的十二名陪审员。他们来自于当地的普通百姓，被法院随机地传召而来，尽他们的公民义务。虽然美国是个思想前卫，人性开放的国家，但大多数的美国人其实都很保守，非常在乎传统的美德。在他们的骨子里，有种崇尚公平的热情和执著，所以才使美国孕育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律师群体和最复杂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案子中，日本科力公司的行径偏离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他们用近乎欺骗的方式隐瞒了自己的专利，误导了整个行业，然后又堂而皇之地去状告那些行业里的弱者。这，和敲诈勒索又有何异？如果能在陪审团的面前揭穿科力公司的虚伪和狡诈，东文电子就有胜算的把握。

正是尚平的这番话给了肖文把官司打到底的勇气。然而尚平也同时提醒他说：“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很多重要的文件可能已被销毁，甚至有些证人都已不在人世，所以调查取证将会困难重重。”即使如此，肖文仍抱着抗争到底的决心。他想说服董事会，为公平而一搏。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唐邵祥对肖文的想法很不理解，也坚决反对去冒如此大的风险。在和肖文彻夜长谈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一旦败诉，肖文必须把自己一半的股权无偿地回赠给公司，并立即辞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如果肖文同意的话，他答应会在董事会上鼎力支持肖文，将这个官司进行到底。

肖文对这个折中方案考虑了很久，很多次都想放弃自己一拼到底的念头。他想起了孙浩东是怎样带着他在困境中一点一滴地创建起这

个公司，又想起了孙浩东在临死前是怎样流着眼泪把一切托付给他的。如果失败了，他所失去的又何止是自己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的骨子里却始终都流淌着一股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勇气。这股勇气牢牢地支配着他的精神和肉体，令他无法向黑暗和不平折腰屈膝。他觉得，如果孙浩东还健在的话，也一定会赞同他的想法。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骨气，一个公司要想发展壮大，更需要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精神——那，就是永不妥协，战斗到底。

法庭又陷入了一阵短暂的寂静。科力公司的首席诉讼律师强森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肖文的面前，向他微笑了一下，说：“肖先生，我想首先感谢你能够从大老远的中国来到这里，为我们当庭作证。”

肖文听了翻译员对这句话的及时口译之后，客气地向强森点了点头。

强森接着问道：“肖先生，你刚才当众作证说，东文电子有限公司是你一手创建的，是吗？”

“是的。”

“你同时还作证说，从开始创业的那天起，你就一直非常热爱知识，了解人们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所要付出的艰辛，所以懂得应该去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是吗？”

“是。”

“你还说，你一贯都是秉着这样的原则去发展自己的公司的。”

“对，我是这么说的。”

“那么，你个人的想法和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文电子的经营和发展策略，对吗？”

肖文思索了片刻，答道：“我想……应该是吧。”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我需要你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肖文斩钉截铁地说：“是。”

强森向肖文微微一笑，说：“很好，肖先生。既然你对他人的知识产权都这么尊重，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漠视他

人的生命？”

肖文虽然对强森的问题感到奇怪，但还是坚定地答道：“那是当然。”

“但是肖先生，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十几年前，你曾经故意把一个人从高楼上踹了下去，险些夺去了他的生命，不是吗？”强森的话音刚落，尚平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我反对！法官大人，对方律师的问题和本案没有丝毫的关系，我强烈反对他这样问，并要求您指示陪审团，彻底忽略他那句问话的内容。”

强森反驳说：“法官大人，这个问题和本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法庭下的旁观席上此时响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伍德法官用法槌在桌子上连续地敲了两下，恢复了整个法庭的平静。他放下了法槌，挥了挥手，将尚平和强森叫到了近前，压低了声音问尚平：“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问题和本案无关？”

为了避免被陪审团听到，尚平也压低了声音，说：“法官大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有关东文电子公司是否侵犯了科力公司专利权的问题，而对方律师的问题针对的却是我方的证人肖文。肖先生的过去是他自己的过去，和东文电子公司无关。对方律师的提问是在有意地误导陪审团。”

强森低声应辩道：“法官大人，若是按照常理，我不得不同意尚律师的话。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整个下午，肖先生都在向我们的陪审团作证说，他是如何如何地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他又是如何将自己个人的这个理念贯彻到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中去。他分明是在用自己的人格去打动陪审团。既然如此，他的人格以及与人格有关的所有一切当然也就和本案有关系了。”

伍德法官思量了片刻，对尚平说：“你的反对无效。”而后又转过头对强森说：“你可以继续问下去了。”

强森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转过身，回到了肖文的面前，把自己刚才的问题又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此时此刻，肖文已

经被眼前发生的一切给弄糊涂了，脸上一片茫然。而陪审员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会怎样去回答强森提出的那个问题。

尚平回到了座位上坐了下来，心里却不停地担心了起来。他知道，强森一定是有所准备并十拿九稳才敢去问这个问题，可是肖文却从未对他提起过这件事。静下心来后，他仍然不敢相信强森所说的都是真的。他虽然认识肖文的时间不长，但能够感受到从这个不寻常的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正气。即使一切都是真的，事件的背后也一定埋藏着许多隐情。他有些后悔自己事先没有对肖文的过去了解彻底，以至于现在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肖文把整个事件详细地解释给陪审团听。

这时，翻译员已经把强森的问题口译成了汉语。肖文听后，顿时一怔。他沉默了许久，一只眼睛里竟然泛起了泪光。“是的，我当时失去了控制，一心想要为一位死去的姑娘报仇。”

“我们姑且相信你的理由。但不管怎样，你并没有尊重那个人的生命。也许他根本就不该死，而你却一心想要他去死，想要剥夺他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权利。请问，你连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如此漠视，又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会去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呢？”

“我反对！法官大人，强森律师的话没有任何依据，那只是他自己的主管猜测和臆断，不能强加给证人。”

强森看了看尚平，又扭头对伍德法官说：“法官大人，我可以收回刚才的提问。现在，我已经没有其他问题了。”说罢，他向伍德法官和陪审团分别微微地致敬，回到了座位上。

这时，伍德法官看了看时间，问尚平说：“被告律师，你还需要对证人继续提问吗？如果不需要，法庭今天就此休庭。”

尚平知道，强森这一系列的发问已经严重地折伤了肖文在这些陪审员心目中的形象，这对整个案子极为不利。他急需首先了解十几年前的那件事，然后才能知道该怎么去引导肖文，在陪审团面前重新树立其人格和信誉。但是现在他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些年的法庭经验告诉他，他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去争取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而不是去勉

强地接受这场未做准备的战斗。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掉入陷阱，再也无法挽回失败的局面。想到这儿，他起身站了起来，对伍德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既然我们已经触及了肖先生的过去，我想我们应该给他充分的机会，让他解释清楚。但是恐怕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我请求您允许，将此推迟到明天上午继续进行。”

尚平的请求立即遭到了强森的强烈反对。他心中暗想：尚平一定是因为对此没有任何准备才提出了这个请求，否则他没有必要去拖延；如果给了他重新准备的机会，事情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有利了。

伍德法官也猜透了尚平的心思，但是他却想要给尚平和肖文这样一个机会。他平生最不喜欢去剥夺别人澄清事实的权利，认为那是一种只有在专制的制度中才会存在的东西。在他的法庭上，事实远比某些机械的程序规则重要得多。他想了想，说道：“好吧，明天上午我们继续。但是尚律师，我只能给你十五分钟的时间。另外，为了公平起见，在你明天的质问结束后，原告律师也有十分钟的时间对肖先生再次进行质问。”

尚平听了伍德法官的裁决，长长地舒了口气……

休庭后，尚平立刻领着肖文回到了旅馆的房间里。在他正要向肖文了解那段往事的时候，客房的门被敲响了。他打开了门，见肖文的母亲华芳正站在门口，就问：“华女士，您有什么事吗？我和肖文正有事情要谈。”

“我在法庭上都听到了，就是为那件事来的。”

“哦？您请进。”

华芳走进了客厅，看见肖文正一脸疲倦、表情沮丧地坐在长沙发上。她走到了肖文的旁边，也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尚平给她倒了杯水，然后就坐到了他们的对面，说：“也怪我做事不周，没有了解到十几年前的那件事儿。既然对方抓住这个不放，我们也只能想办法应付了。”

肖文一脸惭愧地说道：“这不怪你，是我不想提那件事，所以事先就没有告诉你。”说罢，他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似乎想要把胸中的沉闷都倾吐而出。华芳也眉头紧锁，目光凝重而又饱含沉痛。此时此刻，虽然他们还没有说什么，但是尚平几乎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的一切，想象着那一定是段令人心痛的往事……

第二章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古都西安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雨水了。稀稀疏疏地散布于城墙之外的白杨树，在炎炎烈日之下，早已显得疲惫无力，而护城河的水也已枯竭。偶尔一阵微风吹过，像是一股热浪且弥漫着尘土的味道。大地好像就要崩裂。

在城墙之外的东南角处，坐落着闻名于世的华兴大学。一九五九年，为了振兴内陆的教育事业，国家决定将华兴大学从上海整校迁至西安，所有的教职员工也都跟了过来，被安置在校园东侧的家属区内。由于大多数的教职员工都来自上海，家属区的布置格局颇有几分江南小镇的风格，和方正古朴的西安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快到吃早饭的时间，虽然街面上已经有了几个过往的行人，但整个家属区里仍显得十分寂静。在这样一个炎热而且干燥的夏季里，清晨并未带来它应有的清爽和惬意，人们更愿意呆在家里，去躲避屋外那令人窒息的空气。

在家属区靠近校园东门的一户人家里，男主人华云良已经早早地起了床，正端坐在书桌前埋头撰写着什么。他突然将笔收住，抬起头，目光凝重地沉思了起来。

自从学校从上海迁到西安，已经七个年头了。华云良作为机械工程系的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也在这片热土上奋斗了七年，把系里的师资队伍扩大了将近一倍。他为此感到十分骄傲和欣慰。然而，正当他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席卷大江南北的“文化大革命”却在此时拉开了帷幕。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彻底丧失了原本已经微弱

的理智，向着疯狂不断地迈进。大学生们也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有上课了，他们更热衷的，是将这场革命进行得更加彻底和轰轰烈烈。然而更让华云良痛心和忧虑的是他们对校长龙康的摧残和虐待。就在昨天，年过六旬的龙康被一群红卫兵强行押到了西安东门的闹市街头，在炎炎烈日之下被暴晒了整整一个上午。他们给他扣上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对他百般地批斗和凌辱。华云良想到这些，忧虑的心情骤然转为愤怒，他要将所有的不平都写到这封打算寄往国务院的信里。

“云良，你在写什么？”华云良的妻子郭丽娟端着一杯刚刚沏好的茶走了过来，轻声地问道。她的声音把华云良从沉思和悲愤的情绪中拉了出来。他接过了这杯茶，抬起头深情地望着妻子，顿觉一股感激的热流涌向了他的心头。自从在莫斯科大学认识她，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无论华云良走到哪里，也无论生活充满了多少艰辛，她都一如既往地追随他，无怨无悔地爱着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感到自己无比的幸运。

是啊，华云良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是溢于言表的，而他对妻子的那种爱却远远地超出了感激的范畴。在他的眼中，妻子永远是那样的美。她的满头金发，她的白皙脸庞，她高挺的鼻梁，还有她圆润的嘴唇，都是那样地让他心动。她的眼睛虽然已经失去了少女的天真，但依然碧绿得像宝石一样光彩夺目。只是岁月留痕，也使得她本已娇小的身材越发地消瘦，很难让人相信，她的身上流着的是欧罗巴人的血液。

郭丽娟是俄罗斯人，她的原名叫娜塔莎·维罗维斯基。一九四六年，华云良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和她相爱。一九四七年，两个人在莫斯科结了婚，并在第二年有了女儿华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华云良满怀兴奋和希望回到了上海，成为了当时华兴大学的一位教员。随后不久，妻子郭丽娟也带着年幼的女儿华芳来到了中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她很快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在华兴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做了一名大夫。辛勤的工作没有付诸东流，她不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医学理论的研究上也做出了相

当大的贡献。现在，她已是医学院的正教授，并兼任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华云良接过茶杯，对妻子说：“没什么，我想给国务院写封信反映一下这里最近的情况。”

郭丽娟面带忧虑地坐在了他的身边，说：“你是说学校最近发生的事吧？我真的很担心，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长叹了一口气，把茶杯放了下来，用歉意的眼神看着她说：“说老实话，我也有这样的预感。我担心，万一我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和芳儿会受到牵连。”

郭丽娟皱了皱眉头，却又安慰地说道：“不会的，那么多的困难咱们都平安度过了，这次也会没事儿的。”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咿咿呀呀的说话声突然在院子里沸腾了起来，打破了这里原有的宁静。华云良听到外面的响动，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他下意识地吧未写完的信藏了起来，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屏住呼吸，侧耳听了起来。

“砰砰砰！”一阵连续的敲门声让他的心狂乱地跳了起来，几乎都要冲破了他的胸膛。“开门！快开门！”几个不耐烦的声音在门外吼叫着。华云良恐惧地意识到，不幸已经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勉强镇定了下来，让惊慌失措的妻子先躲进了卧室里。

“砰砰砰！”“快开门！”敲门声和叫喊声变得更加猛烈了起来。华云良站在门后，额头上的青筋被从心脏里压迫而来的血液涨得凸起。他真想顶住门板，把所有的人都挡在外面。然而他清楚地知道，那样做会招致多么严重的后果。他没的选择，只好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胆怯，鼓着勇气打开了门。

此时，门外已经聚集了一群杀气腾腾的红卫兵，而带领他们的正是华兴大学恶名远扬的学生领袖李海亮。就在华云良打开门的那一刻，李海亮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向了他的胸膛。刹那间，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紧接着，他的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难受得令他无法呼吸。他捂着心口，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郭丽娟在卧室里看到了这令人恐惧的一幕。她尖叫着跑了出来，扑倒在了华云良的身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打人？”她瞪着这群红卫兵大声地喊着，眼睛里喷射出了愤怒的目光。

“抓起来！”“把这两个苏修特务抓起来！”随着一阵起哄地喊叫声，几个红卫兵不由分说地拽起华云良和郭丽娟，强迫他们跪在了地上。

华芳早已被吵嚷的声音从梦中惊醒。她躲在自己的卧室里，被客厅里发生的一切给吓呆了。当她看到父亲被打，而后又和母亲被死死地押着跪倒在地上的时候，她失声地喊了起来，惊恐地扑到了他们的面前。华云良忍着胸口的疼痛，挣扎着去安慰她。尽管他竭力地想要表现出一种无畏，眼睛里却依然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恐惧。其实，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灾祸即将到来，而他唯一希望的，是让女儿不要受到任何牵连。

郭丽娟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在恐惧中呼喊，心里不停地颤抖了起来。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的屈辱和无助，觉得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都被这群无知的年轻人给无情地剥夺和践踏了。自从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他们俩把所有的一切都问心无愧地奉献给了这里。可是现在，他们却无缘无故地受到这般粗暴的凌辱和虐待，一股不平和愤怒迅速地占据了她的颤抖的心。

领头的红卫兵李海亮突然喊道：“把特务押出去示众！”

“对！把他们押出去示众！”其余的人也跟着叫嚷了起来。他们蛮横地押着华云良夫妇，推推搡搡地向屋外走去。华芳竭力地想要阻止他们，却根本无济于事。眨眼之间，沸沸嚷嚷的人群已经消失在远处的街头。她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道路，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她知道，这对父母意味着什么。就在几天前，她所在中学的校长和几位老师就被一群红卫兵给整整批斗了一天。他们不但受到了非人的凌辱，而且还遭到了许多人的殴打，场面惨不忍睹。想到这些可怕的事情，她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华云良和郭丽娟被押到了设在西安城东门口的一个批斗会场。虽然还是清晨，这里已经聚满了人。在标语林立的会场中心，一群斗志激昂的红卫兵正在羞辱和折磨着年迈体弱的校长龙康。他深深地折着腰，脖子上挂着一个白色的牌子。华云良看到这番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默默地问自己：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已经黑白不分了吗？渐渐地，他心里的恐惧被悲痛给彻底淹没了。

此时，华云良和郭丽娟也被押到了会场的中心，脖子上被挂上了写着“打倒苏修特务”的牌子。这是一面铁做的牌子，沉甸甸地坠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在脖颈上留下了一道道的瘀痕。华云良担心，郭丽娟娇小的身体根本无法经受这样的折磨，便恳求身边的一个红卫兵，希望替妻子挂这个沉重的铁牌。然而那个红卫兵却连喊带骂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你这个反动分子，竟敢和人民讨价还价！挂这个牌子是要你们反省自己的罪行，知道吗？”

郭丽娟含着眼泪心疼地说：“云良，我能受得了，你别担心。”

华云良看着妻子，心里无比地愧疚。他感到浑身的热血此时都涌向了自己的眼眶，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他低下了头，想要遮掩自己的泪眼，脑海中却突然闪现出了自己和妻子相识的那个日子——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冬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新起点。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华云良带着满腔的抱负，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希望学成之日能够回去报效祖国。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不分昼夜地刻苦学习，常常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国蒙受了太多的屈辱，人民也饱经了太多的苦难。在他的心里，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他这一生都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在刚刚经历了人类史上最为黑暗和残酷的一页，人们都期待和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的时候，娜塔莎（郭丽娟）也在编织着自己的梦想。她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父亲在二战中牺牲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只留下了她和母亲，还有一个妹妹。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她更加成熟和坚韧的性格，也让她无比地珍惜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由与和平。她希望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母亲的辛劳，报答在